

新生命大衆文庫

世界文學故事之十

父子

黃源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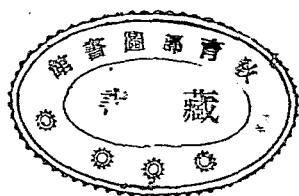
MG.

I246.57

57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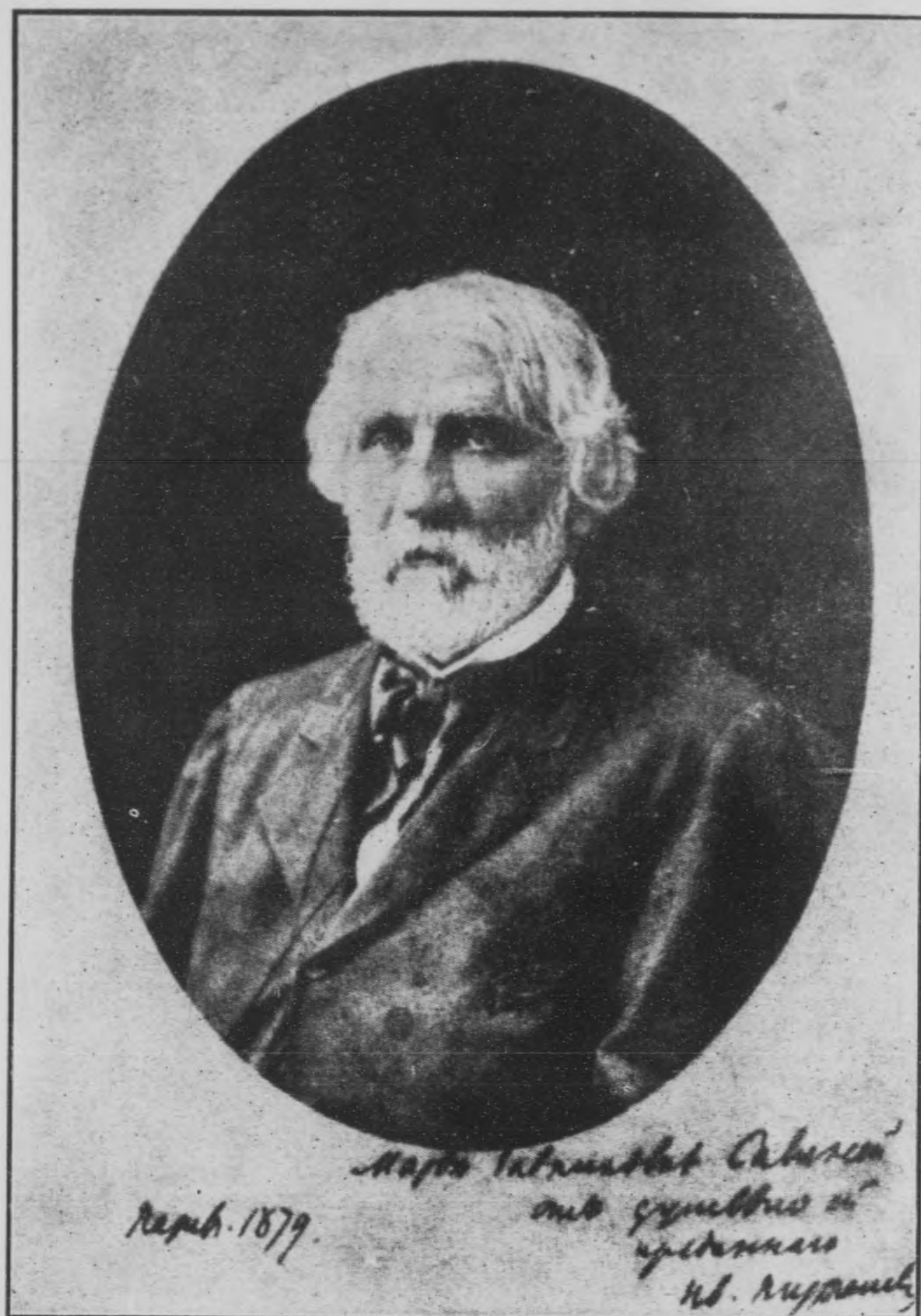
父與子



新生命書局發行



3 1761 1697 2



屠 格 涅 夫 像



畫諷譏之時版出“子與父”

Гусекъ-Гукаръ

Во дни солнечны, во дни медовыхъ разгуловъ
 о сироталь мои родимы — вы оживъ мнѣ нугъ
 гука, и опора, о велики, мочури, арабурови и
 сводарети Гусекъ-Гукаръ! — во будъ мѣхъ — какъ
 то бѣхъ въ отпавни, при вѣтрѣ вѣсѣ, это свѣсѣ
 величѣ гута? — Но кельѣ вѣрнѣ, мнѣ такъ
 Гукаръ не шалъ галъ великому народу!

Июль. 1882

賢手の夫涅格屠

關於屠格涅夫

伊凡·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是十九世紀俄國的大文豪。生於一千八百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父親是軍人，母親是地主。二十歲時便開始寫作。初寫詩，頗得當時俄國大批評家白林斯基 (Belinsky) 的讚賞；旋又以描寫農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獵人日記 (第一篇作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而聞名全俄。他從事文學事業三十餘年；短篇中最著名的是獵人日記，俄國農奴之得解放，這部小說是很有力的。長篇有六大名著，即羅丁 (一八五六年)、貴族之家 (一八五八年)、前夜 (一八五九年)、父與子 (一八六二年)、煙 (一八六七年)、處女地 (一八七七年) 等篇。屠格涅夫的小說，在藝術上是最完美的作品，在思想上足以影響當時全俄的人民。他以幽婉精細的文筆，曲曲折折地傳出社會的呼聲，反映出時代精神，他的不朽，就在這裏！六大名著中所寫的，便是一八四四

年至一八七六年俄國知識階級生活的各方面。羅丁的主人公是一個能說不能行的無用青年。貴族之家的主人公是能說能行可是力量又太薄弱的青年。前夜所描寫的，卻已完全變了個樣子，女主角葉林娜，不僅是能說能行，而且意志非常堅強；該書一出，立刻有不少的俄國青年覺悟過來，爭着學葉林娜的榜樣而大張『爭自由』『謀解放』的旗幟，努力各種民間運動，而終至促成社會革命。父與子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是有勇氣、有主張的人，他不屈服於任何權威之下，不信仰一切抽象的理論；舉凡舊時的文物制度，他一概加以否認、攻擊。巴扎洛夫與保羅的決鬥，恰為當時俄國社會新舊思想衝突的縮影。此後，俄國發生了一個大的改革運動，可是結果失敗。於是便有充滿了失望與愁情的烟出現。處女地寫的是俄國青年在七十年代失望之餘所發生的『到民間去』的新運動。

屠氏一生，大半的歲月是在巴黎過的。六大名著，在歐洲人看來，差不多公認為研究俄國青年運動的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在當時的俄國，他們却以為屠格涅夫身居國外，專

憑個人的直覺寫下來，未免有缺乏真實的地方。而尤其是對於父與子這部小說：當時舊派的人固然競加非難，說他同情於「虛無黨」煽惑青年；一班青年可也頻頻加以攻擊，嫌他把代表新青年的巴扎洛夫寫成那麼的只有消極的否認而沒有積極的建設精神的人，簡直是對當時熱心於社會運動的青年的一種侮辱。屠格涅夫處於這新舊夾攻之中，苦得他其後六年間一直沒有執筆的勇氣；以至鬱積在胸中的遺憾與悲哀，使他在晚年的作品上，顯出了一種厭世的色彩。

實則，屠格涅夫何曾是惡意呢？所以會引起青年的誤會，正因為他太直寫而沒有把書中的人物理想化為完全人罷了。屠氏自己也說：『誤會的原因是因為我描寫的巴扎洛夫，沒有經過順次的變形。大凡文學的典型，通常是應該經過變形的；再將人物理想化了，即能引起人們的讚美與同情。可是當我描寫巴扎洛夫的時候，却没有加之以理想化。……我對他只取了批評與客觀的態度。這便是使許多人懷疑的一點，而我的罪也在這

一點。』

到了晚年，屠格涅夫與多年不和的俄國社會以及俄國青年，漸漸的互相了解了一些，俄國的人民，又好像他寫獵人日記時同樣的把他尊敬起來。當一千八百八十年六月五日莫斯科舉行『詩人普希金紀念會』時，屠氏被推舉為莫斯科大學的名譽委員，特地從巴黎趕回來。當時，他受到了祖國的盛大歡迎，同時，由歐洲各國打來的賀電，都不寄給紀念會的發起者而寄給屠格涅夫，因此，那紀念會竟成了好似屠氏自身的紀念會一般的奇觀。

屠氏獨身一世，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孤寂地客死巴黎，年六十五。他的名著，各國均有譯本。他不僅是俄國的文豪，也是世界的大文豪。

編者 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

父與子 目次

屠格涅夫像

『父與子』出版時之諷刺畫

屠格涅夫的手版

卷首插圖

父 與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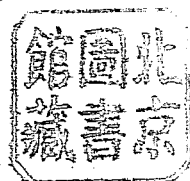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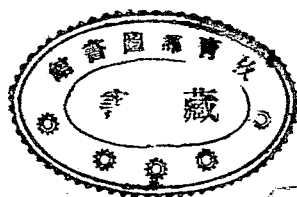
一 新舊衝突.....	一
二 安娜.....	一三
三 歸家.....	二二
四 阿卡堤與凱的亞.....	三一
五 決鬥.....	三八

六 訣別……………四八

七 寶志以殯……………五六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的夏天，俄國貴族公子阿卡堤·柯薩諾夫在彼得堡某大學畢業了。他回家的那天，他父親尼古拉特地備了馬車和侍從，親自到距鄉間邸宅——瑪里諾莊——十五俄里外的驛

一
新舊衝突



02776 (南)

02746

站上去迎接。這位白髮叢生，身軀肥胖，肩背微屈的四十多歲的老輩，一想到自己的寵兒已經大學畢業，便笑咪咪的快慰得很。可是他一轉念到已經去世的妻子，不禁尋思道：『要是她也看見今天就好了。』他在驛站上足足等了五個鐘頭，才遠遠地望見他兒子的四輪馬車到來。尼古拉高興得『寶貝！寶貝！』的叫着，忙揮着雙手迎上前去。一霎時，他的嘴唇已經貼在一個少年學士的曬得黑黑的，吹滿了塵土，光滑無鬚的臉上了。

一路上，尼古拉興奮得很，他一忽兒拍拍兒子的肩膀，一忽兒又拍拍他的膝頭，說：『你居然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了，回家來了，好多好多！』阿卡堤也在他父親臉上熱烈的親着吻，『好爹爹！好爹爹！』地

叫着，尼古拉滿面堆着慈愛的笑容，把半年來家中的情形告訴他，什麼老奶媽死了啦；農人抗租啦；農人故意把他的農具損壞了啦。關於農人的問題，阿卡堤不大願意和他父親多說，因為他現在已是大學畢業生，他有他的新見解，說出來一定不能和他父親的一致，可是他並不願打擾他老人家優美的心境，因此便避開了這個問題，和他談些別的事情。後來，尼古拉很偏促的告訴他兒子，那個女管家的女兒費尼奇佳，已經和他同居了，他很抱歉的以為他兒子會不高興他這種行為，那知兒子的回答却是：

『得啦，爹爹，得啦！這有什麼抱歉的呢？』阿卡堤心中充滿了對於慈父的愛，同時還夾雜着一種自命不凡的感覺。

不多一刻，他們便到了家裏。僕人們見少主人回家，都笑嬉嬉地出來吻他的手。就是那平素很有紳士氣慨的，衣服穿得很整潔的伯保羅，也很狂熱地吻着他表示歡迎。

阿卡堤這次還帶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道來。那個人叫伊符尼勤·巴扎洛夫，是一個醫生的兒子。他身材很高，臉孔瘦長，頭髮蓄得很長，額角寬廣，鼻子上平下尖，眼睛大而且綠，還有一叢赭色下垂的鬚鬚。每當他微笑的時候，臉上便露出一種很有自信力和聰明的神氣。在大家歡天喜地的時候，祇有他一個人的態度是很冷淡的。後來保羅背地裏問尼古拉道：

『他是誰？』

『阿卡堤的朋友，據說是很聰明的。』

『這個頭髮蓄得那樣長的人也要住在這裏嗎？』

『是啊！』

保羅若有所感地用指尖敲一下桌面說道：『我看我們的阿卡堤倒着實漂亮了。我很高興見他回來。』

到了晚上，巴扎洛夫到阿卡堤房間裏，對他說：『你那位伯伯倒是一個怪物。真想不到在鄉間會見到這麼漂亮的裝束！單說他的指甲，你看他修得那麼尖，那麼講究，也可以送到博覽會去了！我今晚把他瞧了又瞧，可以說我生平從沒有見過那麼光潔的硬領，和剃得那麼乾潔的下巴。阿卡堤，你說可笑不可笑？』

『也許是的！不過他實在是個好人！』

『是個古董！你父親真是個好人。雖然他枉費時間去唸無聊的詩，雖然他對於農務的智識很有限，可是他的心是很好。』

『我的父親是千中少有的！』

於是巴扎洛夫發議論道：『這些老年的浪漫派真怪。他們讓他們的神經系統發展到了極點……一個人的平衡也沒有了……我們的房間裏倒有一個英國式的洗臉台，房門卻是關不上的！可是英國洗臉台那一類的東西是值得鼓勵的，因為牠們是代表進步的。』

第二天，巴扎洛夫一早便起身散步去了。保羅見了阿卡堤，便問道：

『你那位朋友是幹什麼的？』

『伯伯真要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嗎？』阿卡堤笑咪咪地回答他。

『他是一個「虛無派」，是不崇拜任何權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義的人；是一個完全用批評的眼光去對付一切事物的人。』

保羅問道：『你覺得這是好的嗎？』

『這就得看人了。伯伯，有些人受到益處，有些人受到害處。』

『原來如此。可是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的看法不一樣。我們老派的人相信，要是一個人沒有主義，沒有如你所說的人云亦云的主義，人生就一步路也走不通，一口氣也透不過來了。可是你們把一切都改了。願上帝保佑你們，給你們一個將軍的職位吧，什麼虛……這名

字怎麼說的？」

「虛——無——派！」阿卡堤清清楚楚的說。

不久，巴扎洛夫回來了，在喝早茶的時候，保羅開口問道：

「你研究的什麼學問？」

「物理學和一切自然科學。」

「聽說德國佬近來在這方面很有些供獻。」

「不錯，德國人在這方面實是在我們的老師。」

保羅聽了他那種生硬的口氣，心中覺得很不舒服。他那貴族的性格實在受不了巴扎洛夫的淡漠隨便的態度。這個庸醫的兒子，非但不知道害怕，拘束，而且回話時，隨隨便便的，不怕唐突人，還帶着粗

莽、近乎無禮的聲調。於是他故意裝得特別客氣的問道：

『你把德國人看得這樣重嗎？』

『也許比俄國學者重一點。』

『阿卡堤剛才說你是不承認任何權威的。現在你不又信仰他們了嗎？』

『幹麼我要承認他們呢？有什麼可以使我信仰的呢？人家把一件事實指出來，我表示同意，這樣就完了。』

『那末德國人說的都是事實了？』

『也不盡然。』巴扎洛夫一面回答他，一面打了個呵欠，表示他懶得辯論下去了。

保羅勉強接着道：『至於我呢，我是一個老古板的人，我就不喜歡德國人。從前還好，他們出了幾個像希勞，像……什麼……哥德！我這位老弟，他是特別推重他們的。可是現在的德國人，都變成化學家和唯物主義者了……』

『一個化學家抵得過二十個詩人呢，』巴扎洛夫說。

『真的嗎！那麼想來你是不承認藝術的了？』

『弄錢的藝術，和賣藥廣告的藝術吧！』巴扎洛夫冷笑着說。

『啊啊！你真會開玩笑。你一切都否認了？好吧，這樣說來，你祇信科學了？』

『我已經說過，我什麼都不信。科學究竟是什麼呢！籠統的抽象

的科學！某一種科學是存在的，好比某一種行業，某一種職務是存在的！可是籠統的抽象的科學是不存在的。」

「很好，很好。對於人類其他的一切，你也同樣的否定了？」

巴扎洛夫忽然問道：「這算什麼！是考問我嗎？」

兩個人愈說愈激烈，保羅的臉色都變了。尼古拉至此不能不插嘴進去調停了。他說：

「這個問題我們過幾天再討論吧，巴扎洛夫君，我們要細細的聽你的高見，我們也要發表一點我們的意見，以我個人來說，聽見你喜歡研究自然科學，我是着實高興呢。你在這裏，農務方面定可幫我許多忙，教我些新方法了。」尼古拉口上雖然這麼講，心裏却在轉念

頭：『毫無疑問的，你是個虛無派，』接着又說：『無論如何，以後還請隨時指教。哥哥，現在我們去和總管商量事務吧！』

保羅爭得一場沒趣，站起身來自語道：『是的，一個人離開了絕頂聰明的人，在鄉下住五年，真是不幸極了！他立刻成了傻子了。你竭力想不把你學到的東西忘掉，可是——彈指之間——人家就會證明給你聽，你所學的東西都成為廢物了，有智識的人老早已經不弄這些無聊的玩意兒了，你已經成為一個昏聩的老朽了。這有什麼辦法呢？年輕的人自然比我們聰明得多！』他慢慢的轉過身去，走了。

諸如此類的辯論，後來又鬧了好幾次。日子一天天過下去，兩方面的衝突也愈顯分明。保羅堅持着老派的見解，巴扎洛夫愈看不起

他那種迂腐的不進步的態度。尼古拉呢，他見了阿卡堤是太高興了，所以他對於巴扎洛夫的種種，倒不大關心。

二 安娜

轉瞬就過了兩個星期。

有一天晚上，巴扎洛夫對阿卡堤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今天你父親不是接到某城省長的請柬嗎？你父親不打算去，那末我們就去走一趟吧。好在你也是被邀請的一個。你看現在的天氣多好，我們何不坐車進城去閒逛五六天舒服一下呢！』

阿卡堤非常贊成他的意見。第二天，他們就到某城去了。瑪里諾

莊上的年輕人都捨不得他們走，一個叫鄧尼夏的女僕還哭了一場……可是保羅却覺得輕鬆了許多。

他們到了某城，在省長的跳舞會裏認識了一位娟秀的年青女子安娜·渥淀。竹夫夫人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有錢的寡婦，她也是省長跳舞會裏的一位賓客。那天她穿了一身玄色的衣裳，一副端麗莊重的姿態，立即引起了巴扎洛夫和阿卡堤的注意。雖然她的皮膚並不生得頂白，鼻子也好像稍爲大了一點，可是在他們看來，總覺得這個女子生得很不平常，比別的都要風韻些，幽雅些。不一會便有人替阿卡堤介紹。阿卡堤和她一講就熟，原來從前他的母親和安娜的母親也曾相識，因此他們格外容易親近起來。阿卡堤祇願驚異着

她的美貌，沉醉在她那流利漂亮的言辭與平穩自然的風度裏；她呢，也好像一個姊姊似的，坦然露出一種溫存優美的表情。在跳舞的時候，安娜問起剛才和他站在一處的是誰，阿卡堤便反問她：

『你也瞧見他嗎？他生得很英俊，是不是？他是我的朋友伊符尼』

勤·巴扎洛夫。』接着，他又細細的把他朋友의思想和才學講給她聽，講得使安娜不由得有些心動。後來，她要他替他們介紹，阿卡堤當然一口答應了。第二天，阿卡堤便和巴扎洛夫上旅館去拜訪安娜。

說也奇怪，安娜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她也曾到過外國，見過許多世面，遇到過好幾個異性，可是她素來不和人家講戀愛。但是她對巴扎洛夫，真所謂一見傾心似的，遠遠的一見便牢牢的印在心頭，及

至旅館裏正式會面以後，談了三小時的話，聽了他那些斬釘截鐵似的意見，更覺得巴扎洛夫是個了不起的值得崇拜的人物。可是她生性是個寧靜的女子，她心裏雖然湧着滾滾的熱情，表面上却還是很冷靜，很泰然。巴扎洛夫呢，也覺得這個女子頗有些見識，而且生得也美麗，所以本來他在別人面前常愛談他的思想，那知那天竟好似有些侷促不安似的，偏偏不談他的思想，祇談些醫學上和生物學上的話，雖然他平素不承認『愛情』，以爲『戀愛』是蠢人鬧的傻事，可是那天，他的心也有些動搖了！

安娜對於阿卡堤，祇是一種姊弟之情，她很喜歡他那種天真的脾氣和年少直率的性格。臨別時她還約他們到她家裏去玩。阿卡堤

聽了非常高興，他回答她：『我看這是無上的幸福……』巴扎洛夫默然鞠了一躬，臉都紅起來了。天哪！誰知道他在轉些什麼念頭呢？

三天後，巴扎洛夫和阿卡堤搭車去拜訪安娜。

安娜·渥淀竹夫夫人的家離某城約模有四十俄里光景。她的住宅非常莊麗寬敞，名叫尼各爾司郭莊。那莊坐落在一個開曠的山坡上，黃的牆，綠的瓦，白的柱子，屋子兩旁都是些古園的喬木，大門外夾道都是剪平的杉樹。屋裏的陳設也極精緻，還有一座美麗的園子。是一個多麼幽雅的住處！安娜很喜愛這屋子。她很會管理家務，屋子裏弄得非常整潔，一切秩序井然。兩個青年到了那裏，生活過得很安適。巴扎洛夫雖然不贊成她們那種太貴族氣的生活，可是不知不覺

也就過了兩個星期。巴扎洛夫一方面否認「愛情」，一方面自己的心又被安娜的多情的魔力纏綿着，同時又覺得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愛情是不能成立的，因而時刻覺得煩惱苦痛，不願在安娜家裏久住下去。阿卡堤本是愛着安娜的，可是安娜却不把他當作一回事，因此漸漸地，他便和安娜的妹妹十八歲的凱的亞親密起來，兩個人常常在一起，有時伴着她彈琴，有時在園中散步，聽她講些從音樂上，或小說詩歌上所得來的印象，倒也覺得有趣。

巴扎洛夫心裏雖然愛着安娜，但是他並不把內情洩露出來，安娜却幾次三番的逼着他，試探他是不是愛着自己。起初他不肯以實言相告，使安娜十分煩苦，可是終於有一天早上，當安娜問他爲何沈

默的時候，他便說：

『你要知道我沈默的原因嗎？你要知道我心裏發生的是什麼嗎？』

『是的，』安娜回答他，可是她臨時又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害怕在向她襲來。

『你不至於生氣吧？』

『不！』

『不？』巴扎洛夫的背朝着她。『那麼告訴你吧，我是像一個傻子似的，像一個瘋子似的，那樣的愛你……這是你逼我說出來的話。』

安娜既經逼出了他這句話，心中又十分不安起來，她想到外間

對她的傳言，害怕着以後的結局。她問她自己，爲什麼她要『逼』巴扎洛夫說出藏在心裏的話來。她高聲的說，『這得怪我，可是我料想不到有這樣的收場。』她又說，『……天曉得這樣的事會弄成怎樣的結局；這不是玩的；無論如何，萬事總以「寧靜」爲妙。』

的確，安娜以最大的自制力約束着自己，仍舊若無其事的，態度很是寧靜。可是巴扎洛夫卻受不住這磨折，到了晚上，他便找到一個機會一個人和她說：

『對不起得很。安娜·蘇其芙娜。你一定很生氣我的。』他頭也不抬的和她說。『我的地位，你一定會同意，是非常的蠢。明天，我一定要走了。我祇能想到一個使我留在這裏的條件，可是這條件是永

會成立的。因爲——請你原諒我的粗魯——你不愛我，也永不會愛我的吧？

巴扎洛夫的眼睛在黑眉毛底下閃動一下。安娜不回答他的話。她突然覺得有些怕他。

『再會吧！』巴扎洛夫好像猜中了她的意思似的，走開了。

第二天，巴扎洛夫真的走了。安娜再三的挽留，也拗不過他那剛硬的氣質。阿卡堤聽見巴扎洛夫說要回家，他也祇好告辭預備回瑪里諾莊去，可是那對於他是多麼的掃興啊！兩星期來朝夕相聚的可愛的凱的亞，是那麼一個坦白天真的姑娘，現在却要和她分別了，那是何等苦痛的事！臨行時，他恨不得放聲大哭一場。可是等他跨上了

自己的馬車，看見了巴扎洛夫獨個兒的身影，那兩星期來爲異性奪去了大部份的友情，又在他心中復燃了起來。於是他便說：『伊符尼，帶我去吧，我也要上你家去。』巴扎洛夫說『上來吧，』這樣他們就一道去了。

三 歸家

巴扎洛夫和安娜鬧了一場沒趣，不得已偕了阿卡堤回到自己的家裏。他的家離尼各爾司郭莊約模有二十五俄里光景。當他們的馬車麟麟的到來的時候，巴扎洛夫的父親乏西里正排開了腿站在小莊子的階台上。他是一個瘦長身材的人，蓬鬆的頭髮，瘦削的鷹爪

鼻子，身上穿了一件敞開前胸的舊軍服。他嘴裏啣着一支長烟管，眼睛被太陽光照耀得直眨。他望見了兒子的馬車，便高興得什麼似的嚷着：『到底你來了，下來！下來！讓我來抱抱你。』

『寶貝！寶貝！』一個發顫的女人聲音從裏面發出來。室門開處，現出一個矮胖的老女人來，她就是巴扎洛夫的母親。她頭上戴一頂白帽，身上穿一件柳條布的短衣。她激動得哭將起來，腳下搖搖不穩，要不是巴扎洛夫把她扶住，就得跌倒了。她那肥胖的手臂立刻摟住他的頸子。『我有多少時候沒有看見我的寶貝，我的寶貝了！啲……！』她哭着，皺臉皮上滿是淚痕。

巴扎洛夫的父親也呼吸得很緊迫，眼睛閃動得非常厲害。他看

見年老的妻一見兒子就哭個不住，覺得在客人面前不大好意思，便說『好了！好了！阿里娜，夠了。』其實他自己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動，下巴也在顫抖，可是顯然的，他很想約束自己，裝出冷淡的樣子來。實在，他是和那老太太同樣的：看見兒子回來，心中起了莫可名狀的激動呢！

巴扎洛夫一到家，整個小小的莊子便天翻地覆似的忙着預備他們的晚餐。阿里娜親自下廚，做了最好的菜；西里拿出一瓶葡萄酒來請他們還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可是巴扎洛夫却故意裝得十分冷淡，蜜餞食物端上來的時候，他因為不想吃，就乾脆的嘗都不嘗，倒是平素不愛吃甜食的阿卡堤卻不過老人家的盛意，不得不嘗幾

種，以盡他的責任。乏西里在兩個年輕人面前，口口聲聲要表明自己雖已上了年紀，可是他還在努力前進，不讓落在時代的後面；巴扎洛夫偏偏不時用嘲笑的态度，否定他父親所說的一切。不過這在他老子聽來，却並不覺得有什麼難堪，因為在乏西里心中，祇要兒子在他身旁，一切已經滿足了，自己說出來的話，兒子贊成不贊成，有什麼關係呢？阿里娜當然比她丈夫更其情切，她切望她兒子能在家多住幾天，真的，三年不見了！但願他這次能多住幾天，她不時偷偷地望着她兒子，可是又不敢開口問他。

吃了晚飯，乏西里又領他們到花園裏去欣賞黃昏的美景。巴扎洛夫不一會便打起呵欠來，大家只好道過晚安進屋子去睡覺。巴扎

洛夫的家一共祇有六間屋子。阿卡堤睡在洗澡房的前間裏，倒睡得很好；裏面充滿了一股薄荷味兒，兩隻蟋蟀比賽着催人入睡的叫。巴扎洛夫睡在他父親的書房裏；他父親蹣着身子坐在他床沿上，打算同他好好的談一個黃昏，可是巴扎洛夫却說他倦得很，立刻打發他走了。實在，他直到清晨才合上眼呢！他惡狠狠的張大了眼睛向黑暗中儘望，童年的回憶僅在他心上留下一個淡漠的痕跡，新近得到的痛苦，却還深深的籠罩在他心頭。

第二天早晨，阿卡堤一見乏西里，便和他談着巴扎洛夫，他竭力的稱揚他的朋友，說巴扎洛夫實在是他一生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他講得比那次講給安娜聽的還要有勁。乏西里聽了這幾句話幾乎發

狂起來，他連連的吻着阿卡堤，笑着說：『你使我快活極了。我應該告訴你，我簡直……崇拜我的兒子；我的老妻更不用說了——她是他的母親，大家知道一個母親是怎樣的！——我也不敢在我的兒子面前表示我的感情，因為他不喜歡這樣的表示。他反對種種感情的流露。許多人爲了他性格剛毅，都說他壞話，罵他傲慢無情，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應該用平常的標準來批評的，你說對不對？譬如說，別人在他那樣的地位，一定老是做他父母的累贅；可是他你信不信，從他生下來到現在，從沒有要過一個不必要的錢，上帝可以作證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纏繞在老乏西里的心頭。他和他老妻同樣的，在估計着兒子能在家住多少日子。他不敢問他兒子，可是他想至少

三星期總有的吧。那知巴扎洛夫，心裏却老不滿意，他住在家裏很是不安。他竭力想把安娜的影子從腦際抹去，無奈他做不到！他第三天便對阿卡堤說，『不成！我明天一定得走了。我厭煩極了；我要工作，可是在這裏不能工作。我還是回到你那裏去吧，我的儀器都在那裏。在你家裏，一個人至少可以關起房門來。在這裏，我父親雖然不斷的說：『我的書房全憑你用——沒有人來打擾你。』可是同時他自己就一步不離開。關出他吧，又不大好意思。我的母親也是這樣，我聽見她在隔壁嘆息着，可是我去看她時，又沒有話對我說。』

平地一聲雷，竟把乏西里楞住了，『很好……』那老人話都說不上來了，『很好……祇是我以為你會……住長久些的。三天……』

離別了三年……這是太……太少了……」

『我不是說不久就回來的嗎？我是不能不去的。』

『不能不……好吧，好吧。你媽媽和我，當然沒有料到這個，她剛才還到鄰居人家去討了些花束來預備裝點你的房間呢。世界最可貴的是自由，這是我的原則……我斷不來攔阻你……斷不……』

他忽然住了口，不聲不響的，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回到自己寢室裏去了。這時阿里娜還沒有睡去，可是他不願把這悲哀的消息即刻告訴她，使她多受一晚的痛苦。

第二天，巴扎洛夫和阿卡提走了。從清早起，全家便充滿了不歡之情，乏西里忙得不可開交，他竭力想掩飾自己的憂愁，有意大聲的

說話，用勁的走路，可是他的臉色却非常的憔悴難看，他甚至不忍對他兒子望一眼。阿里娜是心也碎了，要不是她丈夫在清早勸了她兩點多鐘，她定是支持不住了。巴扎洛夫又說他不出一月一定回來；最後，他從他們挽留的擁抱中掙脫了身子，坐上馬車去了。一對老人相倚着站在階台上望着他們的車子，直望得遠遠的，連影兒也不見了。乏西里到此時彎下身來，湊近他妻子的白頭，顫聲說道：『這有什麼辦法呢，阿里娜？一個兒子是切下來的一片肉。他是一隻鷹，高興來的時候飛了來，高興去的時候便飛去。你我，猶像枯樹上的兩隻鶯；你我並排在一塊，再也不動一動。只有我是永遠不變的對你，你也永遠不變的對我。』

四 阿卡堤與凱的亞

巴扎洛夫和阿卡堤一路上除了交換幾句無意識的話，兩個人什麼也不說。車子到了費渥脫驛站，車夫問他們向左還是向右，阿卡堤竟猶豫起來了。向右是進城去的，從那裏便可到家；向左是到安娜家去的。他望着巴扎洛夫，問他向左好不好，巴扎洛夫便說『隨你的便吧。』結果，車子便向尼各爾司郭莊轉動了。他們到了那裏，安娜依然很和藹的出來迎接，她有些奇怪他們怎麼來得這般快，從她那慢吞吞的言辭行動上看來，她是不怎樣頂高興。兩位不速之客看看情形不佳，連忙說明他們不過是路過這裏，四點鐘後便得進城去的。她

聽了也祇微微的客氣了一下，並不盛情的挽留他們。凱的亞身體微有不適，沒有出來見他們，阿卡堤覺得這次來得太乏味了。四小時在瑣碎的談話中消磨過去了，巴扎洛夫和阿卡堤便起身告辭。這時安娜又顯出早日的親熱來，要他們過幾天再來玩。他們上了馬車，一路並不逗留的向瑪里諾莊出發，第二天晚上便平安無事的到了。

瑪里諾莊上的人見他們回來，誰都覺得喜歡。尼古拉因他兒子出門長久未歸，心中正在着急，他聽見費尼奇佳說，「少爺回來了，」便高興得叫喊起來，搖擺着腿子在沙發上直跳。就是保羅也覺到一種喜悅的興奮，同這些回家的遊子握手時露出一種寬縱的微笑。鄧尼夏好像發了瘋似的，不住的跑上跑下，把房門曳得砰澎湃的響，男僕

彼得也興奮到了極點，半夜裏還彈着他的月琴。

這一响瑪里諾莊上的生活却並不舒服，可憐的尼古拉是處於極困難的境地。他的農務上處處發生了阻碍；雇來的長工有的要求清賬，有的要加工錢，有的領了預支的工錢，人便跑了。馬病了，馬具好像有人故意用火燒毀了。工作又做得極潦草。農家婦女要求聞所未聞的工價，麥子却在田裏爛了。麥子的收割不能進行，可是管理局方面却天天逼他，威嚇他，要他把借款的利息立刻全數交清……

這些事情，巴扎洛夫完全不聞不問，他到了瑪里諾莊，第二天便著手研究他的化學試驗與生物學實驗，成天價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忙碌着。一種研究熱佔領他的心了。他現在不再與保羅爭辯了。阿卡

堤呢，他對於瑣屑的農務本不感到厭惡，他以前常常盼望着回到鄉間來工作，但是這次，他的腦袋裏却充滿了別種念頭：他不止的想念起尼各爾司郭莊來，安娜和凱的亞的身姿，老在他胸中打轉；他住在家裏老有些不耐煩。有一天他與他父親閒談，偶然聽見尼古拉說他那裏有幾封很有味的信，是早年安娜的母親寫給他母親的，他便沒命的纏擾着他的父親，要他檢出來給他看；他父親翻遍了一二十個箱籠抽屜，總算把那幾封信找着了給他看完。阿卡堤見了這些焦黃的碎紙張，更急切地要到安娜那裏去，因此，他回家後不到十天，便借了考察工人補習學校的名義，又跑向城裏，轉到尼各爾司郭莊去了。他一路上又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安娜看到了這些信一定會感

動的，可是一想到上次見面時的冷淡的待遇，却畏縮起來了。『不管它，試試看。我一個人去的時候看她對我怎麼的。』他這麼想，他不息地催促他的車夫快走，快走；等到臨近目的地時候，却又猶豫起來了。可是既然來了，當然不好退回去。一會兒小橋在馬蹄與車輪底下發出辘轳的響聲；一會兒上了剪齊的杉樹夾道的小徑……在深綠叢中，閃見一個紅衣的女郎……他認出那是凱的亞，同時凱的亞也認出了是他。他下車來走她跟前。她臉紅紅的說，『是你啊！我們找姊姊去，她一定很高興見你的。』

不用通報，不用管家領導，阿卡堤便在花園裏瞧見了安娜。阿卡堤見了她便說，『我帶了一件東西來了，安娜·蘇其芙娜，那是你萬

想不到的……」

『你把你自已帶了來，就比什麼都好了。』

阿卡堤順了一股熱情趕來，當真博得了安娜的暖意的招待，使他不感到一點侷促不安。凱的亞也對他更親熱了，她成天的和他在一起，很坦白，很大胆，把少女胸中的一切都訴之於他。他們常常是凱的亞帶了一條小狗，阿卡堤拿了一卷書——這樣的並坐在園中綠蔭下，靜幽幽的談着書本上的東西，或是他們四週的人們。有一次，他們談到巴扎洛夫和安娜，凱的亞便說：

『巴扎洛夫是一隻猛鷲的野鳥，你我却是馴養的家禽。可是我

的姊姊，她是非常看重自己的獨立的，誰也不能長久支配她的。」

「你怕不怕你姊姊？」阿卡堤問她。

凱的亞反問他，「你呢？」

「我有些怕。」阿卡堤回答她。

「這倒怪了！」她說。「我姊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待你好的，難道你不覺得嗎？」

「我為什麼能得到安娜的好意呢？是不是因為我把你母親的信帶來的原故呢？」

「是，不過還有別的原因，我不說給你聽。」

「幹麼不說？」

『我不說就是了。』

阿卡堤過的日子好優閑，却不料自己家裏已經出了岔子。

五 決鬥

且說巴扎洛夫自從阿卡堤走了以後，雖然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可是他的工作並不因此稍懈。……這時候尼古拉家裏有一個人，他雖不向她吐露心事，却很喜歡與她談話，那個人便是費尼奇佳。

費尼奇佳是平民出身，也不識字，可是生得極美，人也很溫柔忠厚。她爲尼古拉生了一個兒子；尼古拉深恐保羅不贊成，或引起外間的批評，所以還沒有和她行結婚禮。其實保羅也並不討厭這女子，他

覺得她的相貌倒很像他已亡的情婦；他往往突然的從她背後出現在她眼前，好像從地下迸出來似的，總是穿着那英國式的衣服，身子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一雙手插在褲袋裏。費尼奇很怕他，她對鄧尼夏說，『我一見他，便好像給淋了一桶冷水似的。』可是她對巴扎洛夫却不然，她不但怕他，還很信任他。她覺得巴扎洛夫沒有那種嚇人的高貴氣質；在她眼中，他是一個很好的醫生，一個很簡單的人。所以在他面前，她毫無拘束的行動自如，遇到小孩子有不舒服的時候，便來請他診察。有一次她忽然一陣頭昏，還從他手上喝了一匙藥水。巴扎洛夫休息下來，一有機會，便喜歡和她交談；有時審查一下她孩子（米的亞）的康健，有時替她診診脈膊。有一天早上，他們在丁香

花叢中遇見了。丁香花早已開過了，枝上還密層層的滿是綠葉。費尼奇佳是趁早晨清涼時出來摘薔薇花的，身畔放着紅白相間露珠猶存的鮮艷花朵，身上穿了一件蟬翼紗的白衫子，她的身姿似乎比平時更白嫩可愛了！她和巴扎洛夫道過早安，一邊理着花束，一邊和他閒談起來。她說，『自從你給了我那些丸藥，米的亞便睡得非常的好！我真不知道怎樣謝你才好，你實在是個好人。』

『可是醫生是要酬報的呢，』巴扎洛夫笑了笑說。『你知道，醫生都是貪心很重的呢！』

費尼奇佳抬起頭來望着巴扎洛夫，一片白色的回光反照在她臉的上部，愈照得她的眼珠烏溜溜的。她不知道他是不是說的笑話。

維區……』

『我們是極願意的……不過我得先問一問尼古拉·彼得洛

『你以為我要的是錢嗎？』

『那末你要什麼呢？』費尼奇佳問他。

『我要……一朵你的薔薇花。』

費尼奇佳嗤的笑起來了，她覺得巴扎洛夫的要求真是好玩極了。她一面笑一面覺得很得意。巴扎洛夫釘着她望。

『很好，很好，』她說着，彎下身去檢起橈上的花來。『你要紅的還是白的？』

『紅的——不要太大。』

『拿去吧，』她說，可是立刻又縮回了她伸出的手。她好像聽見有人走來的樣子。側耳聽了一陣，又覺得並沒有什麼人來，於是重把薔薇花遞給他，『拿去吧。』

巴扎洛夫接過花來，便說，『聞一聞這朵花，它香得多好聞！』

費尼奇佳伸出她小小的頸子，把臉湊近那朵花……

『等一等，我也來聞一聞。』巴扎洛夫說着，立刻彎下身來，在那微開的嘴唇上用勁的親了一個吻。

她戰慄了一下，雙手按在他胸前推開他；但是他用的力太弱了，他又吻了她一下，而且吻得還長久些。

忽然，丁香花叢後發出一聲乾咳。費尼奇佳連忙起來避開了幾

步。保羅走出來了，板着臉，慢吞吞的說：『你們在這裏嗎？』說罷他便轉身走了。

費尼奇佳又懊喪又驚恐，她立刻檢起花束，走出亭子去了。臨行時埋怨巴扎洛夫說：『你真不該！』

巴扎洛夫想起了安娜，不由得羞愧無地，自己憎恨起自己來。可是一會兒便不把它放在心上，逕自回房間裏工作去了。

那知到了晚上，保羅去敲他的房門要見他。

『我要聽聽你對於決鬥的見解，』他說出這句話來，竟把巴扎洛夫嚇了一下。

『我的意見是這樣：從原則方面說來，決鬥是件荒唐的事；可是

從事實方面說來，便成另一問題了。

『你是說——在事實方面，若是有人侮辱你，你是不把他放過

的。』保羅說。『那很好，我決意要同你決鬥。』

巴扎洛夫瞪大了眼睛：『同我嗎？』

『是的，一點也不錯。』

『爲什麼？』

『爲什麼，我覺得還是不說的好。』保羅說。『在我看來，你這裏是多餘的；我不能容忍你，我瞧不起你，要是這還不夠……』

保羅的眼睛裏閃閃發光……巴扎洛夫的眼睛裏也發出光來了。

巴扎洛夫說：『很好。不用再說明了。你忽然異想天開，要在我身上發洩你那武士的精神。我自然可以拒絕你這種慾望，可是——就這樣吧！』

於是他們決定次晨六點鐘，在林子後面舉行決鬥；武器是手鎗，距離是八步，證人是彼得。第二天一早，他們便在約定的地點相見。步子量好了，各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保羅很用心的瞄準着巴扎洛夫……『他瞄準了我的鼻子，』巴扎洛夫想。『看他多麼用心的擠起眼來，這惡棍！這感覺可不大好受。我來看着他的錶鍊吧。』

什麼東西嘶的一下在他耳邊擦去，同時聽見了鎗聲。巴扎洛夫並不瞄準，便撥動了鎗機。保羅的身子微微一動，捧住了他的大腿。一

道鮮血沿着他的白褲子流下來了。巴扎洛夫把鎗一丟，立刻趕到敵人面前去，扶着他，驗他的傷處，替他包紮，又是一個醫生！正在忙著的時候，尼古拉駕了馬車到了。

『這是怎麼一會事？』他問着，趕到他哥哥的身邊去。

『沒有什麼，』保羅昏昏欲倒的說。『巴先生和我有一個小小的爭論，我受了一個小小的責罰，如此而已。這件事完全是我的過錯，巴先生的態度始終是光明正大的。』

保羅的傷處並不十分厲害。可是巴扎洛夫無論如何不能再停留在他們家裏了。第二天清早，他便向尼古拉告辭。尼古拉對他道：

『我是了解你的，我完全贊成你的辦法。我那可憐的老兄當然

是錯了，他也已經受了罪了。他自己告訴我，說他逼得你不得不這樣做。我相信你是沒有法子可以避免這場「決鬥」的，那是……那是……一大部份可以把你們兩位和平素的意見不同來解釋的……我那老兄是舊派的人，脾氣很躁，性情很固執……謝天謝地居然這樣的了結，沒有鬧出別的事來……」

巴扎洛夫沒有機會和費尼奇佳話別，他只與她隔窗對望了一眼。他覺得她的臉色似乎很慘白。當出事的時候，這純潔的羔羊嚇得昏去呢！彼得聽見他要走，戀戀不捨的爬在他肩上哭着。鄧尼夏甚至跑到林子裏去隱藏她的熱情。巴扎洛夫直到上了馬車，行了四俄里以後，還吐了一口唾沫，咬牙切齒的說，『可恨的臭紳士！』

六 訣別

巴扎洛夫本想逕自回家的，可是他料想阿卡堤一定是在安娜家裏，他便也彎上尼各爾司郭莊去。他把決鬥的事告訴了阿卡堤，阿卡堤大爲驚異，而且還很苦痛；他心裏覺得難受，而且帶幾分慚愧。

巴扎洛夫說：『這就是與封建式的人物住在一處的結果：自己也變成一個封建式的人物，加進他們騎士式的比武了。所以我現在要上我的老家去了。』他又說：『我路過這裏，彎進來……你的樣子多健旺，多漂亮……你同安娜的事情一定進行得很順利吧！』

『我同安娜有什麼事情？』

『你不是爲了她才到這裏來的嗎？你難道不愛她嗎？不錯，城裏的補習學校調查得怎樣了？』

阿卡堤知道他誤會，可又沒法同他解釋，他急得什麼似的，祇說：『你知道我向來是對你開誠布公的，我可以對你說，我可以對天賭咒，你是錯了。』

巴扎洛夫疑心很深，他依然說：『朋友，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一生厭煩的事多得很呢。現在我想我們是應當作別了吧？我一到這裏，就覺得渾身的不舒服……』

『你又何必裝腔作勢！……請問你到這裏來還不是爲了她嗎？』

這話倒給阿卡堤說對了。而且安娜也很想見巴扎洛夫。不多一刻，她打發管家出來請他；他立刻換了衣服去見她。

他們在客廳裏相見。最初安娜問他在阿卡堤家裏做些什麼，他祇說這一晌只做他的實驗工作，沒有講出決鬥那會事來。安娜又告訴他，『我最初很是抑鬱，我甚至想到國外去游歷……後來又安靜了：你的朋友阿卡堤來了這裏，我的生活便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去，我找到了一種我串演起來最相稱的角色。』

『什麼角色呢。容許我問嗎？』

『我當的角色是姨媽、保姆、母親——由你說它是什麼。從前，我總覺得阿卡堤這個人平凡得很，我不懂你怎麼會同他做極親密的

朋友！現在我知道他清楚些了，我相信他是很聰明……最重要的是他年紀輕，年紀很輕，——不像你我……現在他比較的同我熟悉些了；他有話同我說了。從前，他常常躲我，我也不大想與他攀談……他同凱的亞是一對很好的朋友。」

這些話叫巴扎洛夫聽了，更覺得不耐煩起來，他覺得一個女子總免不了要搗鬼的，明明是兩個人愛上了，却說那個人是她妹妹的朋友！

第二天清早，安娜請巴扎洛夫到她的閨房裏去，把一張摺好的信箋交給他，那是阿卡堤的一封信，求安娜允許他和凱的亞結婚的。巴扎洛夫匆匆的看了一遍，雖然心中並不引起任何快感，但是至少

已釋去了昨天的疑團。安娜徵求他的意見，他勉強笑着回答她：

『我想你祇好代這兩位少年祝福了。從種種方面看來，這段姻緣是極好的；阿卡堤的家境還不算壞，他父親的脾氣頂好，一切都可順阿卡堤的意思。』

『你也這樣想嗎？』她說。『我也看不出什麼障礙來……我很替這兩位人兒高興。你瞧，這事就證明了我昨天說「我們都老了」的話是對的……不過我倒沒覺察到，他會進行得這般快。』安娜笑了起來，可是立刻便回過臉去了。

『現在的青年都變得非常狡猾了，』巴扎洛夫笑着說。停了一會，他又說道：『再會吧。我希望這事有一個圓滿的結果；我在遠處也

就慶幸了。」

安娜忙轉過臉來：「現在你幹嗎不住下來呢？住下吧……同你說話是怪有意思的……好像在懸崖的沿上走路似的，起初覺得害怕，可是走了一會，膽子就大起來了。往下吧！」

「謝謝你這樣的挽留我。安娜·蘇其芙娜，並且這樣的稱讚我談話的本領。可是我覺得我在非我所屬的階級裏已經住得太久了。飛魚在空中雖能支持一些時候，可是早晚總得跳回水中去的，所以請你讓我回到原來的環境中去棲息吧。」

安娜打量一下巴扎洛夫。他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她心裏想：「這個人是愛過我來的。」她覺得他很可憐，便出於同情的伸出手

去與他拉手。

巴扎洛夫懂得她的意思，却不願接受她的憐憫，便倒退一步說：

『不！我雖然是窮，倒還不曾受過人家的周濟！再會吧，保重，保重！』

『我相信這不是我們末一次的見面。後會有期吧。』

『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巴扎洛夫回答，接着鞠了一躬便走

了。

臨走的時候，他和阿卡堤說：『我們這一次是永別了，在臨別的時候，我再對你說：你做的事是很聰明的，因為你是過不慣我們那種粗陋、苦痛、漂蕩的生活的。你沒有銳氣，沒有怨毒，雖然有青年的勇敢，有青年的精神，可是要做我們這種運動，是不夠的。像你們這種貴』

族，至多只能負擔些優美的忍耐，發表些優美的憤慨。你不肯爭鬥，而我們卻要爭鬥。我們有別的事要做！我們有別人要打倒！你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可是你終究是一個軟綿綿的貴族，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

『你同我永別嗎？』阿卡堤抑鬱的說：『你沒有別的話對我說嗎？』

巴扎洛夫搔搔他的後腦袋：『還有幾句最後的贈言——你趕快結婚，造你的窠兒，多生幾個兒子……哈哈！馬已經駕好了，該走的時候了！我已經和所有的人辭過行……怎麼啦？還要擁抱一下嗎？』

阿卡堤跑過去抱住他舊日的首領和朋友的頭頸，淚水雨也似

的湧出來了。

『再會吧，老弟！』巴扎洛夫坐上了鄉間的小馬車，車子軋軋的響着去了。

巴扎洛夫走後，阿卡堤也便漸漸的冷靜了下來，當天晚上他和凱的亞談話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把他舊日的導師忘記了。他已經漸漸的聽凱的亞的調度了。第二天，他爲了他的伯父，祇好暫時離開他的人兒，取道歸家。

七 實志以歿

巴扎洛夫回到家裏，兩老見了特別的覺得喜歡，那實在是他們

所意想不到的。巴扎洛夫的母親又差一點兒哭了起來，他的父親呢，老是用手指按捺着自己的頭頸，好像在摸他的頭是不是裝牢在頸項上似的。忽然他拉開了嘴，發出一陣完全沒有聲音的大笑。

『老人家，我回來整整的住六個星期，』巴扎洛夫對他說。『我要做工作，請你不要打擾我。』

乏西里依他兒子的請求，他把書房讓出以後，自己常常躲在別處，並且阻止他的老妻的種種不必要的殷懃。一對老人苦苦地押着熱情，甚至問問他要吃什麼菜都不敢開口。可是過了幾天巴扎洛夫的一陣工作熱退了，接着來的是一陣陣的抑鬱、厭煩、無聊。他不再整天關起房門來，也不再一個人出去散步了，他常常喜歡和他父親在

一道，一聲不響的兩個人抽着烟。遇到有人來求醫，便幫他父親醫病。有一次他給一個過路的布販拔了一粒牙齒，乏西里在別人面前不住的稱贊他的本領。

有一天，他們鄰近的村子裏，一個農人害瘟疫病死了。三天後，巴扎洛夫到那村子裏去，却巧他們要解剖那個農人的屍體。巴扎洛夫便請求當地的縣醫讓他開割。不料他解剖的時候，一不小心，却把自己的手指割了一下。這可不是好玩的！那屍體是害瘟疫病死的，現在他把解剖屍體的刀子割傷自己的身體，誰能擔保說這沒有危險呢？唯一的辦法，祇有立刻用腐蝕劑炙那割傷的部份，燒死毒菌，免致傳佈到全身。無奈那個縣醫竟沒有這種必要的藥品，沒法。巴扎洛夫祇

好回家問他父親要。乏西里聽了，立刻臉上失色，一句話也不說的奔進他的書房，一會兒便取了一塊硝酸銀回來給他燒灸傷處。

『若是我已經傳染了病，巴扎洛夫說，『無論如何已經太遲了。』

『怎麼……太遲？』乏西里簡直發不出聲音了。

『一定的。現在已經相隔四小時了。』

那天乏西里終天偷偷地望着他兒子的身體和臉色，甚至晚上也時時躡着腳到他房裏去看他的神色。到了第三天，巴扎洛夫的臉色非常難看，而且飯也不要吃了。

『你胃口不好嗎？你的頭怎樣？』他怯生生的說，『覺得痛嗎？』

『疼的，怎麼不痛？』

『不要暴躁，』乏西里接着說，『讓我來給你診一診脈，好不好？』

巴扎洛夫站起來說：『不用診脈，我可以告訴你，我有些發熱。』

『身上有些發顫麼？』

『有的。我要去躺一會。』

巴扎洛夫那天一睡就沒有再起床，晚上通夜是昏昏沈沈的。在半夜裏，他勉強掙開眼來，看見燈光底下他父親的蒼白的臉，正在望着他，他就叫他出去。老人聽他的話走了，可是不一會又躡着腳回來，隱身在一個打開的櫃門後，呆呆的望着他兒子。阿里娜也沒有睡，她把書房門打開一道縫，一刻不停的跑去問乏西里『寶寶的呼吸怎

麼樣。」

第二天早晨，巴扎洛夫勉強起來，可是即刻覺得一陣頭暈，鼻子裏也出血，祇得重躺下去。他慢慢的啞聲說道：

『老人家，我的情形可不好。我受到了傳染，過幾天你就得埋葬我了。』

乏西里聽了這話，腳都站不穩了，好像有人在他腿上打了一棍似的。

『你說什麼……』他吶吶的說。『上帝保護你！你只是有些傷風罷了。我已經派人去請醫生，你就會好起來的。』

『嘿，那是騙人的話。我已經得了瘟疫病了；你來看我的手臂就

「可知道，你對我說你已經去請醫生。這是你安慰你自己的……也安慰我一下吧；給我派一個人……派一個人到安娜·渥浣竹夫人那裏去；她是一個女地主……你知道吧？（乏西里點點頭）說巴扎洛夫問候她，告訴她：他快死了，懂得了吧？」

「我就去辦。只是，你難道真的會死嗎？……只想一想，你死了，世間還有公道嗎？」

「這個我不知道；你祇要給我派一個人去就是了。」

說罷，他很苦痛的回過身去，朝着牆，乏西里走出書房，踉踉蹌蹌的走到他老妻的房裏，一交跌下去，跪在神像的前面。

「禱告，阿里娜，禱告吧。」他呻吟着：「我們的孩子快要死了。」

巴扎洛夫的病一刻刻的重了；極高的熱度使得他非常痛苦。兩位老者守護着他，悲痛幾絕。乏西里很想在兒子未死之前，替他行個宗教的儀式，可是他知道他兒子是反對這種舉動的，所以不敢開口問他。可是後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嚷聲要求他兒子應許他去請個牧師來，巴扎洛夫聽了，臉上顯出一種異樣的表情。

『要是這事可以給你們一點安慰，我也不加拒絕。可是，我還要等一等。』

不久，門外傳來一陣馬車的聲音。乏西里帶跳帶跑的趕到門口。門口一輛寬敞的馬車裏，走出一個穿黑大衣，面上蒙黑網的女客和一個德國式的矮小醫生來。

『我是安娜·渥淀竹夫夫人，那女客說。』巴扎洛夫君還活着嗎？我帶了一位大夫來了。』

『恩人！』乏西里一面說，一面捧起她的手來，戰兢兢的放到自己嘴唇上。『他還活着！我的孩子還活着呢，現在就有救了！妻啊！妻啊！』
天上降下一位天使來了！……』

可是大夫進去診察了之後，卻暗暗告訴安娜說病人已經沒有希望了。

安娜被乏西里領着到巴扎洛夫的房裏去；她見了他那垂死的臉色，和黯淡無光的眼色，覺得很是害怕，她覺得有一種冷淒淒的，不可忍受的害怕。突然，她轉到一個念頭，覺得要是自己現在真的愛他

的話，那她一定不會有這種害怕的感覺的。

『謝謝你，』巴扎洛夫躺在床上使勁的說。『我沒有料到這個這是一件慈善的事。我們居然如你所料的，又會面了。……唉，我還有什麼話對你說呢？說愛你嗎？早就沒有意義，現在更沒有意義了。愛是一種形式，我自己的形式已經解體了。』

安娜不覺打了個寒慄。

『啊！』他細聲的說。『你多年輕，多活潑……在這可厭的屋子裏！……別了！……我不願死呢，我幹麼要死，我有一個使命，我是一個巨人！但是現在巨人的唯一的使命祇是怎樣能死得像個樣子。……我的父親會對你說，俄國失掉怎樣的一個人物……那是胡說，但是，

不要打破老年人的幻想，無論那一種玩具都可以安慰一個小孩子的……你知道……安慰我的母親。像他們這樣的人，在你們上流社會裏是白天張燈籠也找不到的……俄國需要我……不，不，顯而易見的，毫無這樣的需要。需要的是誰呢？

巴扎洛夫伸出手來按在自己的額上。安娜彎下身去湊近他說：『我在這裏……』巴扎洛夫立刻放下手，支起半個身子來。

『別了，』他突然用力的說着，兩隻眼睛閃了一閃最後的光芒。『別了……聽着……你知道我當初沒有吻你……吹一下這奄奄欲熄的燈火，讓它滅了吧……』

安娜把她的嘴唇碰了一下他的額角。

『夠了！』他輕聲說了，沈下頭去倒在枕上。『現在……黑暗……』
安娜輕輕的走出去。『怎麼了？』乏西里悄悄的問。『他睡着了，』
她回答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巴扎洛夫從此沒有再醒來！那天晚上他便斷了氣，全家都放聲痛哭起來。乏西里忽然充滿了狂亂的憤怒，臉孔漲得變了相，『我要反抗！』他啞聲直嚷；一邊握着拳頭向空中揮舞，好像在威脅什麼人似的，『我要反抗，我要反抗！』

阿里娜滿面眼淚，跑過去抱住他的頭頸，兩個人都在地上倒了下去……

六個月過去了。

阿卡堤和凱的亞已經結了婚；在瑪里諾莊上度着安穩甜蜜的
日子。尼古拉和費尼奇佳，受了保羅的縱容，也已在同一日行了婚禮。
阿卡堤幫着他父親管理農務，成績很是不錯。安娜參加了他們的婚
禮以後，便往莫斯科去了。她新近已嫁了一個很有才幹的律師。保羅
待他們婚禮完畢，一星期後便別了他們獨自往德國去居住了。

巴扎洛夫已長眠在地下了；小小的墳園，四週繞着鐵欄，兩端種
了兩棵松樹。一對龍鍾的老人，常常互相攙扶着，到那墓地去憑吊。他
們慢慢的走到鐵欄旁，便跪在地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哭得很苦很
苦，又很長久，他們很注意的凝視着那塊不解語的石碑，底下便躺着

他們的骨肉。……難道他們的祈禱，他們的眼淚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誠心的愛不是全能的嗎？

啊，不然！無論那一顆藏在墳墓裏的心是怎樣的激烈，怎樣的荒誕，怎樣的桀驁不馴，墳上的花卻眯着它們天真的眼睛很寧靜的在望我們。它們不但對我們講述永久的安寧，還對我們講述永久的和解以及無涯的生命呢！

本書重要原文表

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

阿卡堤(Arkady)

尼古拉(Nikolai)

巴扎洛夫(Bazvloff)

保羅(Paul)

渥淀竹夫夫人(Madame Odintsov)

凱的亞(Katya)

乏西里(Uassily)

新生命大衆文庫

換仲雲玉編

每冊洋一角五分
每輯洋一元五角

第二輯

世界文學故事

共十二種

- | | | | | | |
|-----|---------|------|------|------|------|
| 第一種 | 希臘神話 | 徐調孚編 | 第七種 | 百貨商店 | 茅盾編 |
| 第二種 | 神曲 | 傅東華編 | 第八種 | 娜拉 | 胡伯慇編 |
| 第三種 | 羅米歐與朱麗葉 | 陳少平編 | 第九種 | 罪與罰 | 徐懋庸編 |
| 第四種 | 浮士德 | 伍蠡甫編 | 第十種 | 父與子 | 黃源編 |
| 第五種 | 吉訶德先生 | 汪佩然編 | 第十一種 | 紅樓夢 | 陳寶麟編 |
| 第六種 | 鐘樓怪人 | 謝六逸編 | 第十二種 | 西廂記 | 宋佩章編 |

第一輯及第三至七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聯、四)

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

少年少女之科學讀物

◆ 蘇 聯 伊 林 著 ◆

時鐘的故事

五年計劃的故事

張迪虛譯 實價五角

吳朗西譯 實價九角

年青的學生諸君，你們知道時鐘是怎樣造成的嗎？倘是沒有了的時鐘，你們會怎樣？然而從前確曾有過沒有時鐘的時代，那時是用什麼計時的呢？你們知道嗎？中小學的教師先生，當學生要知道上述問題的時候，你們怎樣去答覆他們呢？本書便是可供解決上述之難題的。這是一部科學小說，也是一部現代的新興文藝，譯文流利。中附插圖百餘幅，出自新俄名家手筆，可兼圖作給範本用。

本書以演述小說故事的體裁，說明乾燥無味的數字統計與艱深費解的專家計劃，在著作中可謂開一新面。本書把蘇聯五年間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以極淺顯的文理論加以說明，使人恍然於「計劃經濟」之為何，是一部欲知蘇聯政治經濟狀況者之入門書。又在本書當中附有插圖八十餘幅。出名家手筆，是一種新奇可喜的黑白畫，讀者一面看圖，一面觀書，可以增加趣味美感，並促進內容的理解。

(蘇聯)

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濟南

種兩著名譯繙源黃

級年二〇九一

德國格萊塞著

角四元一價實

描寫大戰
時的德國情
況，其鋒利
深刻不遜於
雷馬克的西
線無戰事。

上牀在死軍將

美國哈利遜著

角六價實

這是一位
美國進作家
的作品，以
親身經歷來
描大戰的真
實。

武昌 北平 行發局書命生新 南京 上海

民國廿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世界文學故事之十）
父與子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黃源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路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87.9

87

17-643

(23)



502

BC

46.57